

嵩山东麓,双泊河畔,河南新郑裴李岗村的麦田已泛起点点金黄,静候又一季丰收。麦田之下,便是不久前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裴李岗遗址。

作为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裴李岗遗址为世人推开一扇了解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窗。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系统考古发掘持续进行,裴李岗这部“地书”的扉页再次大幅前翻。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村庄的厚土之下,文明肇始的鲜活面貌,愈发清晰。

多项“之最” 曙光初启

2018年为进一步深化对裴李岗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史前遗址分布情况及文化内涵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对裴李岗遗址的发掘。

东部生活区、西部墓葬区、南部墓葬区……随着发掘面积不断扩大、多学科研究愈发深入,距今约8000年前,裴李岗先民们的聚落结构和生活细节被更加充分地揭示出来。

这里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红烧土房屋建筑遗迹。“这不仅深化了对裴李岗先民定居生活的认识,也为研究仰韶时期红烧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

重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永强说。

这里发现北方地区最早的以稻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据悉,在裴李岗遗址墓葬区出土的多个陶壶中,考古人员都发现了残留物中存在丰富的红曲霉菌丝、闭囊壳,以及具有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

这里发现中原地区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在裴李岗遗址的一座多室式房址中,考古人员发现多件以人物和动物头像为主题的陶塑,其中,部分人面陶塑具有明显的面具化特征。“尤其是‘介’字形

冠人面獠牙陶塑,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认为,“介”字形冠或与史前先民的太阳神崇拜有关,表明裴李岗先民已经形成一定的宇宙观。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已存在较为复杂的纤维加工和染色技术,刷新了对史前纺织业活动及专业化分工的认知。

“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裴李岗先民们的生活并不是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原始蒙昧,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已然亮起。”李永强说。

小小石块 年代标尺

走进裴李岗遗址考古标本室,一个个尺寸不大、外观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石块,被妥善安置在展柜中。

“这可不是普通石块,是裴李岗遗址近年来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李永强如数家珍地说道,“仔细观察,不同的石器体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阶段的技术特征。”

在裴李岗遗址西部,考古人员新发现了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距今3.6万年至1.4万年、文化层总厚度超过8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在我国平原地区(非洞穴环境下)尚属首次。

根据地层关系、测年结果及遗物特征,考古人员将裴李岗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段距今约3.6万年至2.9万年,以简单小石片石器工艺为主;中段距今约2.9万年至2.2万年,出现细石器工艺,以柱状、锥状细石核最具代表性;晚段距今约2.2万年至1.4万年,以楔形细石核最为典型。

“一系列遗物完整呈现了细石器技术从产生到发展的全过程,建立起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年代标尺。”顾万发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

灿评价道:“一系列新发现,巩固了裴李岗文化在中原文明中的奠基地位,为探索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证据。”

旧新过渡 典型样本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阶段,但一直以来,中原地区相关研究材料相对零散、线索较为模糊。

“嵩山东麓地区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旧石器时代过渡的理想区域。”据顾万发介绍,此前,中原地区已发现多处旧、新石器时代遗址,整体上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但在裴李岗这一个遗址内,发现前所未有的、清晰且连续的文化层,仍具有标识性意义。”

截至目前,考古人员综合运用碳十四、光释光测年及孢粉、地磁和土壤微结构等多学科方法,已重建了双泊河流域自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环境演化过程。“通过对裴李岗遗址的研究,可以为理解人类在末次盛冰期前后如何适应环境、发展技术,并最终走向农业社会,提供新视角和新材料。”李永强说。

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裴李岗遗址成为研究中原史前社会连续演化历程的最佳剖面之一。

如今,裴李岗村的麦田之上,一座现代化的气膜结构考古大棚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走入其中,只见考古探方内的土层上,已经被划分出一个个规整的正方形小格,技工们拿着手铲,正轻缓、细致地刮着浮土。间或有一个小土块被原址保留,那里面,包裹着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等着考古人员进行后续的精微发掘与深入研究。

“截至目前,我们还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骨遗存。”李永强指着探方说,说不定在这里,就有一颗古人类的牙齿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新华社郑州5月14日电

